

書名 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李夢陽 撰  
卷 卷三十七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倉石:40084  
編號 4008000

# 卷三十七



空同先生集卷第一

賦一十首

疑賦

思賦

省愆賦

緒寓賦

侯軒子賦

十首

賦

乾  
坤  
高卑易矣  
星辰在下  
江河逆矣  
天喬喬天

北郡李夢陽撰

鈍賦

述征賦

宣歸賦

寄兒賦

竹石賦



李空同全集  
十一

李空同全集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北郡李夢陽撰

文 族譜六篇

例義第一 世系第二

家傳第三 大傳第四

外傳第五 譜序第六

族譜六篇

例義第一

李夢陽曰往君子謂予曰歐氏譜蓋有遠胄之謬然  
歐蘇譜又率詳其所自出乃益知不可矣  
夫名實者不可以亡紀也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



亂之行也夫李氏於吾乃亦可譜也已于是作李氏族譜

夫李氏莫知所從來矣傷哉或問何故曰二孤方此而東義公及于難

夫李氏四世有三宗焉我曾即我始我祖繼之宗者孟春乎繼別劍乎繼禰孟和乎

予聞之先輩曰國有史家有譜嗟乎生死出處之際大矣要之不離其事實不然後世何觀焉今人多不務實予欲觀者彷彿其咳貌故不暇忌細小

或問譜至兄弟行而止李夢陽曰夫是後予安能知焉

世系第二

諱恩 子諱忠 子剛 子麟無嗣

慶 子孟春

諱正 子孟和

夢陽

孟章無嗣

敬 子璡 子劍

瑄無嗣

家傳第三

號東義公者諱恩始徙慶陽是為慶陽李氏卒以衣冠葬道士平配王氏生二男子生卒年並闕



號處士公者諱忠貞義公子，洪武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生，正統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三歲，葬東嶽廟前，娶李氏，生三男子，二女子。

敬貞義公第二子，而號軍漢公，年八十餘卒，葬于底不河南山，地曰范家峪，去城二十里，所娶鄆氏、范氏，生二男子，一女子。生卒缺

剛字克剛，處士公子，號圭末公，洪熙元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成化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二歲，葬東嶽廟南，娶王氏，生一男子。

慶處士公第二子，號陰陽公，娶劉氏，生一男子。生卒年並

號吏隱公者諱正字惟中，處士公第三子，為阜平縣學訓導，陞周府封丘王教授，卒，贈承德郎，戶部山東司主事，加贈奉直大夫，戶部貴州司員外郎，以正統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酉時生，弘治八年五月十六日巳時卒，年五十七歲，葬城南十里所地曰高家平，娶高氏，生三男子，三女子。

璉軍漢公子，年二十九歲卒，葬于范家峪墓，娶馮氏，生一男子。生卒缺

瑄軍漢公第二子，為散官，景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娶范氏。

麟主文公子，娶劉氏，無子。生卒年並缺

娶



孟春陰陽公子成化六年正月二日生娶王氏  
孟和東隱公子字子青爲散官初名茂天順五年十  
二月十日亥時生娶孟氏

夢陽東隱公第二子初名華娶左氏

孟章東隱公第三子字汝含成化十七年十月十三  
日午時生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子時卒年十  
九歲葬扶溝縣東北四十里地曰大岡大岡者王氏  
居也娶朱氏生一女子

劔璣子成化四年十月十日生娶劉氏

### 大傳第四

李東陽曰予長而有知矣于是始采先世之載

仰天而哭之曰逝哉寥乎是予之罪也夫是予  
之罪也夫杞宋之事孔子蓋傷之焉于是作李

### 氏大傳

傳曰號東義公者不知何里人也而贅于扶溝人王  
聚王聚以洪武三年歸軍於蒲州已又自蒲州徙慶  
陽於是東義公從如慶陽乃王聚不欲盡徙于慶陽  
而以其弟王主公守扶溝而世居扶溝大岡北兵之  
起也東義公戰于白溝河死於是公有二男子纔數  
歲會又失母故不述其父聞之父老曰東義公蓋長  
者也然卒不免于難云東義公二子其後皆冒王氏  
以贅故是時又采陳氏田氏爲一戶而一戶四氏然



予聞白溝河之役于時糧道絕人煮馬革食及啖騾馬溺已又盡殺其騾馬食之又人相食積屍蓋若山丘焉慶陽衛有曰王指揮者統治其軍時亦死之往先君謂夢陽曰卓義公沒時處士公蓋八歲云是時母氏改爲它氏室而公乃因不之它氏食零零俾傳往來邠寧間學賈爲小賈能自活乃後十餘歲而至中賈云寧州有李媪者竊矚公異之迺因妻以女而公即不知爲同姓聞之長老曰處士公任俠有氣人也即少時而好解推衣食衣食人于是閭里人皆多處士公處士公顧愈謹治生日厚富有貲郡中入用貲無問識不識皆與貲於是郡中人亦無不多處

士公處士公載鹽過閭里與閭里鬥鹽及載菜即又與閭里菜率歲散鹽菜數十車於是閭里率歲不復購鹽菜而俗謂善人爲佛處士又治佛因號曰佛王忠於是佛王忠之名蓋郡中矣長老曰處士之死則以甲氏予退而問先君先君揮涕曰往甲氏爲仇家者殺處士怒赴愬行于是仇家大懼乃使郡中諸豪長來行百金間不解而仇家故大有財勢可使官及處士赴愬至官置不理反以繫處士於是處士益發憤怒病且死仰天呼曰天平予何罪竟死獄中是時無問識不識咸切齒仇家故長老至今語曰訟事無天蓋傷處士云耳然予聞處士葬時有地里家張



生指其地曰此必有後豈不謂天道哉

軍漢公則嗜酒不治生好擊雞走馬試劍即大仇醉之酒輒解顧反厚年八十餘竟無疾卒

主文公處士公子諱剛稱王剛爲衛主文好氣任俠有父風處士公不喜厚富蓄會暴卒出穀錢家又多不還以故日寢貧至家徒四壁立於是人竊笑李氏主文公於是痛哭往來里門罵竊笑李氏者曰若真以李氏無人耶罵且行卒無應者而止則撫二弟背哭曰若即一不樹立我不能爲若兄主文公嘗以事至京師有羨賞廼盡買學士家言并歷數家歸訓其二弟二弟卒各擅其業主文公頰面鬚髯然爲人強

力使氣常勒里中子弟主辦事子弟毋敢後里中置酒有主文公主文公不至毋敢先飲敬憚矣而軍漢公在軍中乃私券我產給其直酒之人即持券來收我產主文公怒不言第礪利刃然色常在持券人持券人覺之走主文公乃憮然曰嗚此奴走矣已復大罵跳伏地死券者乃大懼呼天曰天天寧主文生不願得屋直頃之主文蘇券者乃卒不敢復言直矣主文公夜出龍泉道見巨人長數丈以疾卒

曰慶者處士公次子也精地里陰陽家號王陰陽陰陽公更嗜酒王氏軍故戍花馬池營陰陽公代往戍至以數千其將將用之一回寇至將問陰陽公計安



出陰陽公曰某時戰勝將曰有何應對曰行三里當見紅婦人應頃之驗戰果勝將大說于是尊敬陰陽公以爲上客而使其盡監軍中馬馬軍率日持雞酒啖陰陽公陰陽公則日弄酒狎侮諸吏士奴僂之諸吏士不堪也乃於是盛惡陰陽公于其將將後亦頗疏之陰陽公即又嫚罵將把其短將懼逐之還陰陽公乃於是遨遊郡山砦中爲相埋然數竒中埋家廉其性但具醇酒更不索錢也過它陰陽埋所即未善公熟睨之曰凶乎問其家凶矣它陰陽又重錢自是郡山砦中不復請他陰陽他陰陽皆窮餓不得行因謀擊殺陰陽公投川窟中頃之陰陽公蘇稍聞窟上

語而不知擊已者乃呼曰救我救我窟上人更復擊遂死陰陽公卒頃之水暴至失其葬處

嗚呼我李冒王氏者蓋三世矣至我先大夫而始復李氏云先大夫處士公子而號東隱公東隱公年九歲喪父而依於伯氏伯氏教之則嚴也十二三歲時伯氏備書造里籍乃伯氏不自書顧令東隱公書東隱公即善造書伯氏乃大喜竒之顧反嚴東隱公訛一字伯氏一朴其掌父之掌墳赤公啼泣里父老見之爲蘇蘇隕涕曰夫紙易得耳柰何至是伯氏乃竊仰嘆曰嗟乎吾寧爲紙惜耶乃後故稱善書者咸出東隱公下東隱公少貧賤徒肫肫有至性重厚寡事



辭十八九歲時從伯氏往見邵道人道人者異人也  
不言見公第信兩手食指出耳上初不解父之伯氏  
悟曰謂紗帽翅耶道人頷然之伯氏益又喜於是始  
議學事矣東隱公年二十充郡學生始受籍於師日  
誦百千過不成誦於是諸後生成目笑公公第誦愈  
益苦居歲餘夢登危樓遇織錦婦於是織錦婦以色  
絲金鍼寶鏡貽公而公自是輒彬彬有文學矣然又  
獨數奇夢比試諸後生即不復記所誦東隱公顧記  
所誦文又高故常冠諸生東隱公嘗夢試目驗比試  
諸生輒叩公曰何夢即未夢公戲謂曰某目某目輒  
又驗諸生以為神郡學歲一人貢然二人行梁生貢

公次當行梁生稔公文高懼與偕因要公置酒奉百  
金壽因辟席頓首請欲自行公許諾卻其金不受人  
曰甚哉李君之慙也垂成而棄厥功公聞之仰天嘆  
曰嗟乎是安知予哉卒讓梁生行明年東隱公貢次  
者王生王生者公師也即亦置酒要如梁生公又卒  
讓王生又踰年公廼始貢是時年三十五矣是年為  
阜平縣學訓導公為訓導三月而提學御史聞禹錫  
至真定牒屬各以其徒來赴集先是御史至真定率  
牒屬來赴集阜平生集則率曳翁鞋人挾煙熏帙跟  
踰行見御史及見御史輒又自請試目即不從則相  
顧脫藍衫走御史廼顧追呼曰秀才聽試目如若所



自請目而公之赴真定也戒諸生毋仍曳翁鞋毋人挾煙熏帙帙會割以板夾扛之行又戒毋輒自請試目稍井井矣而御史禹錫始至而弗省也尚怒而督責諸學吏於是東隱公退而上書陳教化變易之事其略曰夫明者知往者也時者俟至者也故曰違時者不明彊勢者不行故拂是以樹信則虛而鮮功昔者武王克殷殷餘民弗賓也而武王舍之然武王不以其故貶王周公纘武王無競之烈使二叔監殷而二叔以殷畔然周公不以其故損明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夫阜平恒山之陋邑也地有栗椽棗柿之饒其人山居草處衣鹿豕皮蒯履

布襪挾桑弧毒矢日出射猛獸狐兔鋪糜而給朝夕夫前代不復聞已自國家興百有餘年于茲然而科第之事罕焉竊未聞有尊官顯人者產于其間也此天下之所共笑也今足下足跡未涉其境乃思以一旦變易其俗望之以詩書禮樂之事其亦不為善變者矣且足下信賢聖然不能過武王周公其誠善教必不能以三月之久而遂變百年之俗今夫隴山有鳥其名曰鷓孰不謂其能人語也然不籠緹之不宛轉相道假以年歲鳥鮮有能語者焉故籠緹之以制性也宛轉相道以發明也假以年歲俟其變也夫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責効而議功今徒見其朱喙而綠



裳也乃輒怒曰烏奚不人語也是惡可哉御史禹錫覽書乃遂不復督責諸學吏顧獨禮貌公公在阜平五年以母喪歸起為封丘王教授王故機辯人也公侍王執重訥人曰若是必輕於王公笑曰是不善事王者也顧益謹王一日設醇酒大醉公起而伺屏後令左右乃遞難公公悛悛如在王前於是扶公出尾之行公竟無他語然已齁齁睡矣王喜遇反厚王有問公吐心對酒公公輒醉醉悛悛如前時王於是益復喜尊敬之嘗自脫其貂帽及綺麗衣錫公每事必曰李先生李先生云見禮如此一日王醉握繫帶謂公曰予比殊好闊帶公方醉第免冠觸地賀王王蓋

自是省矣公在王門十三年沈晦于酒然時人莫識也公酒酣嘗擊缶歌曰人欲為貪吏貪吏殃及子孫人欲為廉吏廉吏窮餓不得行我今既不為貪吏又何可稱廉吏王門之下可以全身避世於是乃自稱東隱公云東隱公方面鬚髯腹便便垂然為人德厚鮮矜伐人矜伐公屏負壁立終不言又不校長短故無大小愚智咸亦尊敬公公醉自外來兒女走扶牽裳行公婆娑舞歌至若火盜事家人卒遑擾公方宴坐睡鼻齁齁如雷已不更問也此其度量可與淺見寡聞者道邪然予又聞公至向學往貧窶時受詩于合水韓公嘗大雪公單衣曳破履行嘗夜行歸雪甚



廬蕭然無煙也。禮曰：傷哉貧也。今子孫豐衣足食，日鞭笞不務學，豈復念先世哉？公之卒也，則以吾母高夫人往。高夫人卒，喪過大梁，公請於王行，無何道病，輿行抵慶陽，舍與教寺，頃之卒。王聞訃，痛踊泣數行。下使使來賻，且會葬。此其克厥始終者，故載。

曰：璉者，軍漢公子，善機詐，把持人。一日大寒，軍漢公子從環縣來，以啖冷羊肉，又飲冷酒，卧地上，致疾卒。李夢陽有弟曰孟章，小字曰周張，周張生十三歲而喪母，居無何又喪父，依於伯氏仲氏，頃之病竟卒。李子嘆曰：弟之死，蓋傷予心焉。弟生而當成化辛丑，其時吾家有古慶事，大置酒會，其日周知府茂張指揮

使瑛以羊酒來賀，此兩人至，而吾弟產，故曰周張。蘇俗呼絕乳子為老生子，故弟又呼老生子云。弟生而巨口高顴，骨隆隆起，髮際名為伏犀，七八歲時猶啖乳，有氣力，然矯捷善戲，善打毬，綴幡騎竹，馬群兒莫過也。弟又好舔竿，擊撲蟬，打蜻蜒，又放風鳶，父母以其有奇氣，時時折辱之，不可下。迺後父母歿，弟因而省悟，始折節誦書史，日記二千餘言。其後弟頗好與黃冠人遊，其伯氏見其日與黃冠人遊，怒罵之曰：夫吾家業誦書，世有顯名焉。今傳汝汝，奈何？弟省，弟知伯氏弗已，悅也。於是間說之曰：夫人生日動動勦勦，何為者？與是非為名與利哉？夫豢我者，戕我者也。軒



冕者桎梏我者也。今釋養生之道不務，乃日劬劬勩勩與利名爭，是亦益速自戕爾。長老有言曰：上牀脫屣，不知生死，言且暮難保也。夫神仙黃白之事，天下之至妙也。弗汨爾之形，不搖爾之精，取之自盈而與事無爭，是大道之程也。夫儒生薄此而不為者，徒以芻豢可以厚生而軒冕可以耀名也。夫芻豢軒冕是不可必得者也。乃今汨汨以死効此，非天下之大愚與。伯氏曰：夫子日見芻豢軒冕者，于道路也，而不聞有見仙者也。夫仙庸其有乎？弟對曰：不然。夫雞鴨有翅飛不越尋丈，何者其分卑也。故飄飄遺世以獨立者，上仙之分也。今吾非不能力致富，若貴乃亦醜其

與雞鴨等伍已矣。伯氏不能奪其說，迺問曰：夫黃白

之事亦可為乎？弟對曰：可。穹隆三足，納汞貫藥，煮之桑木之火，厥候不爽，而大藥可成也。大藥成，可以為黃金，黃金成，而可以為長生。伯氏於是積桑木之薪，購汞求藥，置鼎於前，乃令弟為黃白之事，弟為之踰月而藥不就。於是伯氏以為賣已，乃大怒，將笞之。弟恐於是棄其妻奔京師，而以仲氏會仲氏。如通州弟從如通州，仲氏覘弟有異材，於是教之以先王禮樂，與仁義道德之說。弟迺幡然改悟，而著論以自解。其畧曰：夫神仙者，天地之大盜也。夫人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非以立爭也。將以禁淫而範邪也。今神仙



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不務廼日思高翔遠舉以遺世絕粒此滅生之道也夫束手而不務滋殖而變幻金鐵欺世以盜利此道民爲奸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朝饗夕飧以防踰也春耕而夏耨以教勤也故教義立而民不惰夫君子之立於人朝也非以芻豢足以悅口而軒冕足以華體也故曰治人者食於人故芻豢軒冕者報功者也今一槩以爲戕我則必盡除天下君臣父子之倫而後可是豈人情也哉弟於是不復再言神仙黃白之事顧嚶嚶然曰夫六經者則譬之鳥也諸子百家者羽翼也予盡讀諸子百氏以探知六經之紀然後約於道然是時弟已病不能行也弟爲兒時業自言火蒸蒸自丹田起衝腦眩迺後恒病熱卒死彼諺有之曰入田觀稼從小看大言有兆必先也由是言之弟之談說僊術其亦弗祥也已矣弟病革時其妻抱女適自梁中來弟屏之弗與語顧惟與仲氏語比卒氣充充不竭第索火瓦熨兩足已而曰冷過膝已乃出左右手令仲氏診而絕此弘治庚申冬事也噫傷哉傷哉李夢陽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弟年十九而能不死于女婦手此可以觀弟

贊曰桓桓鼻祖爰義爰武膏血草野我祖蹶厥家若厥土爲山金出於沙調急振窮視如泥沙愬仇殞躬



宛乎宛乎為善罔獲大母秉貞蹈仁艱關育孤固窮  
安節李氏之孟陶乎伯氏憤震中葉再振二弟不罹  
於天孤胡絕不枯仲驕矜能載殞厥身亦卒不信我  
父砥行茹毒允基允耀而弗祿弗考於惟母氏艱貞  
起厥家佐夫敬姑長我六雛躬瘁形竭不膏不沐今  
子孫茹甘策肥服利食德矣孰知所從來即論諸家  
世享不逮宛已汝舍之英發先世之遺烈乎苟而不  
秀又何故矣

外傳第五

王氏東義公扶溝王聚女改適

李氏處士公寧州李媪女諱曰綿是曰李夫人李夫

人訥訥寡言好顧喜坐竟日請飲食則飲食生洪武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卒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十

三日年八十一歲寡節蓋三十三年云墓在底不河

北山與十五里堡直而稍西

鄆氏范氏並軍漢公並葬范家峪墓生卒缺

王氏丰文公葬西河岸岸崩今無冢生卒缺

劉氏陰陽公葬赤城廟旁生卒缺

高氏東隱公諱曰慧贈安人又贈宜人是曰高夫人

高夫人赤城高家女父曰高成母曰劉媪劉媪故居

小十字街生夫人生六月初我大父有養女即高族

女曰朝華將贅壻大置酒會有劉媪劉媪抱夫人往



我大父見之大驚曰安得此福女闢面大耳者因求  
劉媪聘吾父及期吾家貧乃徒以酒肉往請期劉媪  
怒數破酒擲肉不得請父之或說劉媪曰而女終不  
聘乎劉媪悟於是乃具粧奩送夫人歸夫人歸居無  
何貧愈甚夫人無怨言乃獨曰此天也先大夫出務  
學夫人則豢賣雞豕及酒醋佐先大夫學及時時負  
薪水行人見之率憐苦夫人夫人弗苦也然夫人性  
至嚴重好鞭笞僕奴雖家人嗃嗃而蒸蒸無間言貴  
有婦矣然猶日視米鹽零碎物及酒食與雞馬食即  
與雞馬食不肯妄用粟至見哀憐人則咨咨不已周  
濟之此雖其小細可以觀大德焉夫人生正統五年

五月二十五日子時卒弘治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巳

時年五十四歲祔葬高家平墓卒後數年而有

封錫之命

馮氏璉改適

范氏名慈瑄景泰六年九月九日生

劉氏麟改適

王氏孟春成化十年正月二十一日生

孟氏孟和阜平人天順七年二月五日生

左氏夢陽

朱氏孟章改適

曰海處士公女適任昌



曰喜處士八第二女適黃景

曰智軍漢公女適張某

曰香東隱公女適曹經

曰真東隱公第二女適王璽

曰王姐東隱公第三女生成化六年七月十五日卒

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年十八歲葬于開封府

東門東門者宋門也

### 譜序第六

李東陽曰夫君子述事必有所由從於是作例

義第一譜以明世于是作世系第二夫永短行

窮異數於是列名諱生死之紀作家傳第三然

死者要用其本末于是作大傳第四予觀記有

外戚焉家國一道于是作外傳第五然必列序

### 本旨于是作譜序第六

按氏族李氏肇自帝顓頊顓頊有曾孫曰咎繇為理

官因姓理氏咎繇裔孫有曰理利貞者逃難伊侯之

墟食木子于是更姓李氏其後枝葉布散徧中國至

周則有藏室吏曰李伯陽或曰伯陽母居李樹下生

伯陽伯陽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為我姓故姓李名

耳此其言不足據至漢則有隴西趙城之李最顯著

諸李莫敢稱並隴西之後生而高祖是後枝葉愈繁

布徧天下然無專著姓如隴西趙城者迺後不知何



自有貞義公。貞義公有曾孫曰夢陽。

李夢陽讀詩至伐木行葺諸詩。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曰：厚哉先王之于人也！夫專利以定義品制行矣。九族有章，五服經矣。踈踈而親親，冠履既著，等威異矣。于是乎有燕享之禮，會聚之節，有周恤慶唁之文。是故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由此觀之，同異著矣。嗟乎！非先王孰能爲此哉！今世俗廢此，不講人私，其所幸好心志乖僻，無據忌伎滋起，其極也。至父子不相容，婦姑反唇而相稽，甚者乃兄弟以兵相屠擊矣。當是之時，人心如豺虎據食，則露斷相狠，惡有思其類者乎？故曰：專利者無親，亡義罔上，則民

不附信哉。是言也。漢唐而下，縉紳學士有意於合族者不尠。然要之出于躬親爲當，故萬石君木訥人也不言而躬行，故其教不嚴而治不肅而成。此豈聲音笑貌者耶？今人多務名好侈，大家世無慘痛惻怛之實，及若郭崇韜拜他人墓爲祖，即使有合族之志體先王燕享之文制爲飲食會聚，使其相周卹慶唁，其子孫能盡遵不邪？且崇韜以爲王侯將相果有種乎？予爲是懼。今譜傳第采其事實，欲子孫知先世起家之難，使知孝敬之本，艱貞振厲之操，與勤儉之原。然李廣至德，厚得士大夫心。此與萬石君何殊？及孫陵降匈奴，自是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遂耻居門下。此



豈垂統者之過哉鄙人之言曰何論根株幹大則枝  
斜斯言雖小亦可以喻大故一命之士而布衣之徒  
能潤色名行設禮義法約統治其族人此亦豪傑特  
立之行非苟而已也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子  
孫竟安如哉然世俗恒憂其子孫不富貴余甚悲焉  
今高車駟馬功名著于春秋積金丘玉者豈少也然  
至于其族屬則疏矣故有千金飾裘馬而族人則衣  
懸鶉出本於帚第筭無遺銖已及聚朋輩則宴游日  
歌舞故見尊官豪賓足怙怙如有緣至見族長輩或  
不下車也其悖禮可勝道哉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  
不行斯其人使處父子婦姑兄弟必皆不能至道此

廢古之大患也正德二年歲在丁卯冬十一月序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商鼎石曰疏首謂剷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此疏無愧斯語所虞宦官外戚賊盜之禍  
後來其言無一不酬正德初劉瑾擅權穢惡既而流賊四起幾致大亂至嘉靖中壽寧侯卒以  
驕橫伏誅三復此疏其才猷氣節一時可想矣昔人論賈誼治安策謂其通達國體雖古之  
伊管未能遠過愚謂以李宰尚之才雖賈誼何能以過焉第惜其恃才而矜後來行事多  
不滿人意亦未免于昔人謂賈生志大而量小不善用其才之病也雖然君子取人不求備叔  
世全才實難而况文名如宰尚氣節如宰尚經濟之才如宰尚充一代所仰瞻者乎愚故於此  
致意焉

皇甫遵純